



栗園文鈔

中





和16  
號 30  
卷 2

王恭曰傑亦非  
歷論古人者是  
非褒貶胸胸如  
芒刺也於讀此  
篇乎政是

栗園文鈔卷之二

議論文辨

男 彞編輯

儒者之於議論也。本出於不得已焉。而其不得已者。蓋自孟子論性善闢楊墨始也。昔者六國之際。周室不振。諸侯強梁。視天子如弁髦。征伐之權。皆出于其手。無復君臣之禮矣。於是乎為我兼愛之言。紛紛迭興。以簧鼓天下。天下翕然歸之。當是時。吾聖人之道。不絕如綫。實天地之一大厄也。嗟夫。異端之害。豈洪

水猛獸之比矣哉。賴有孟子出于其間以亞聖之才  
正大之學。內養浩然之氣。外掉懸河之辯。首唱性善  
之說。以闢之。聖人之道。赫然復顯於世。猶太陽一出  
而魑魅藏跡。至今天下皆脩孝悌忠信之道。而得不  
陷於無父無君之惡者。未必不由於孟子之深仁偉  
績也。雖然孟子豈好辯者哉。蓋有欲默而不可者在  
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議論之  
出於不得已也。昭昭明矣。有人于此。遇暴急之疾。為  
醫者。不得不作峻烈之湯劑。以攻擊驅除其毒。不然

訥堂曰。少年書  
生。以才子自任  
者。尤有此病。粟  
園兄談醇實之  
議論。以下頂門  
一針。亦不得已  
之辨。  
豐浦曰。愚竊憂  
此弊久矣。然未  
能以救也。公有  
論著。後進之幸  
矣。

則必至於斃而不可救。夫異端者。毒仁義之尤甚者。  
而孟子懸河之辯。乃攻之之峻劑也。吾竊怪今時青  
衿子弟。以偏見獨識。作為議論之文。妄是非古之名  
君賢相。與英雄豪傑之事業。吹毛洗垢。唯瑕疵之求。  
此有大害乎心術之正焉。為之師者。亦不深察議論  
之所出。往往為之設題。以恣惠之。曰。益青年才氣。莫  
善於作議論之文。子弟聞之。容氣狂奔。高談異論。無  
所顧忌。傲然以文士自居。而至誠意正心脩身。繕性  
之學。則視以為贅疣無用之物。豈謂之何哉。程子不

言乎。少年善文章。一不幸也。况妄議古人。失其固有之善心。不幸莫大焉。為師者。實不能辭其罪也。曰。然則議論之文。不可作乎。曰。否。務講經明理。胸中具一定之權度。然後作之。庶幾不為徒作矣。雖然。非有事之關係于人心世道。如孟子性善論。不作之可。吾故曰。儒者之議論。出於不得已也。東坡却言。荀揚之爭。孟子激之也。此以孟子為好辯者。豈知孟子者哉。雙松曰。議論之文。原於孟子性善之說。正論不磨。拙堂曰。書生不經事者。論古人。不詳本末。不知時

謂堂曰。以東坡語結孟子。應起首文法。縝密。

宜以一理概萬事。鍛鍊羅織。周內之道。學先生亦然。余甚不喜聞如此說。公之所辯。實得君子長者之意。

笛浦曰。文有益於世教。何等議論。

○文辨

文有真有假。猶山有真假也。今夫兀立於碧落之表。連峰疊巒。龍飛鳳舞。雲煙繞之。卷舒出沒。使人目眩神驚者。是為真山。而峯也巒也。雲煙也。莫非山之文矣。庭下五弓之地。役園丁。聚土石。經營布置。以模倣峰巒者。是為假山。假山不能生雲煙。何也。以其出於人為也。如真山。則天地秀氣之所鍾焉。變幻不測。故自能成此文。已。腹藏萬卷。淳發而成文。起伏頓挫。始不與法期。而法自生焉。光燄道上。清空一氣。奕奕如

新。其人雖既死。然其文則千古不朽矣。豈非真文哉。坎腹朽然。不多貯書。徒縛住繩墨。以作文字者。其所發。萎蕪不振。非所謂塚中髑髏。則手中傀儡。其人雖現存。然其文則已死矣。豈非假文哉。由此觀之。山而不能生雲煙。則不可謂之山。文而不能發光燄。則亦不可謂之文。文能發光燄。有道乎。曰有。韓柳諸公之文。其能赫赫然。所以發光燄者。豈非以腹藏萬卷。取而注之手故耶。雖然。作文固有其法。學者宜明辨詳析焉。然後下筆。雜亂無章。不可謂之文也。但青衿書

生僅讀一部文章軌範。自以為足。高論文法。歷詆先輩。問以古書。一不能答。茫若鶩。可憫之甚。故余作此篇。以警之。庶幾有所妙悟。而變假文為真文也。  
拙堂曰。辨文之真假。為青衿書生指迷導之於正路。可謂霧海金鍼矣。  
士恭曰。子雲誦賦千篇。子美讀破萬卷。古來作手。莫不如此。此篇立真假之目。罵盡坎腹空疎一輩。敲入諸讀書之域。其用意亦可謂厚矣。

練心膽論

士不可以不練心膽。練心則智慮出焉。練膽則勇決生焉。可以充廟堂之用。可以應軍國之務。心膽豈可不練哉。然此二者。深藏於身腹中。非如丹砂絲布之可以人手練也。然則練之如何。曰。練丹砂以鼎火。練絲布以水灰。而練心膽以文武之道。文學熟而武藝精。是乃心膽之所練也。何以言之。有二人於此。同學文武之道。其一入則篤志刻意。磨以歲月。智識朗發。而弓馬劍槍。亦皆究其壺奧。筋骨硬堅。能堪寒暑。投

韜養曰文學熟而武藝精一篇  
主意在此二句

之於機務繁劇之地而不迷。真之於干戈倥偬之間而不懼。此豈非學熟藝精。心膽練焉者乎。其一人則雖學之。而心常在於鴻鵠矣。智識闇昧。骨力柔與。使之治事。錯亂無條。使之當敵。頽望不前。此豈非學與藝未精熟。故心膽不練焉者乎。均是人也。而其智愚勇怯。相判如此者。無他。在其練心膽與否而已。甚矣。心膽之不可不練。而文武之道。不可不精熟也。吾嘗見獵師與蚤丁。殪鳥獸。捕鱗介。一則走乎千尺之山。一則投乎萬尋之淵。皆視巉巖洪波。如坦途平地。而

韜虛曰。引獵師與蚤丁為證。左主意益明。誠新曰。獵師蚤丁。

毫不畏避者。何也。以平素習練其術。有所自恃。故爾。賤業猶然。况於文武之道乎。戚俞二將。開口則必言練。良有以也。或曰。士人讀書擊劍。如緩急必可用。而

平日在死地為生活。故能得練。習今日士人。安坐鼓腹。雖為凱練。非死地。所以難練也。

臨事沮喪。魂飛魄散。偷生苟活。不以為恥者。有之矣。匹夫目不知丁。手未嘗握劍。而能知大義。赴國家之難。復君父之仇。感天地。泣鬼神者。有之矣。由此觀之。人之智愚勇怯。一定於賦性之始。而非學與藝之所能移。則所謂練者。果何說也。余曰。匹夫初未知文武之道。而能曉義赴難。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然千

韜虛曰。又不可無此段辨解。

百中乃一人而已矣。至如士人讀書擊劍臨事而沮喪者。此則學文武之道而未精熟也。是謂之徒習。徒習豈可練心膽生智勇。以負荷國家之大任乎。今子不問其精熟與否。以文武之道為無益。而欲概去之。可謂自暴矣。孟子不言乎。五穀者種之美者。苟為不熟。則不若稊稗。余於文武之道亦云。子以為何如。或唯唯而退。

韜庵曰。論原滄齋翁兵要錄。而翁所論。規七一千餘言。頗有失於紆行者。似未如此篇剴切詳明也。

誠軒曰。嘗讀西人武學揭示。有藝高膽大之語。妄人輒以文武為藝卑視之。翁此篇。可以發此輩矣。

平重齋稿



平重盛論

君子之事君。事父。保寧宗族。使子孫永血食者。未嘗不由於智仁勇三者也。而三者有大有小。君子能用其大者矣。至其小者。則屏而不必用也。吾邦素稱君子國。獨以平重盛為稱首。豈非以一身兼備斯三者歟。吾竊謂重盛智勇有餘。而仁不足。故其仁小而可議者也。蓋保平之亂。重盛輔其父清盛。以戡定前後大難。是非智勇兼備者。焉能如此。曰。仁之可以議者。何如。曰。在其請清盛宥源賴朝之死。與自祈死而

拙堂曰。項王不殺沛公。城翁以為猶有君人之度。淨海不殺源二侯。得無類此歟。

已矣。夫方義朝之舉事也。賴朝年甫十三。嘗勸其父。逆擊清盛于途中。敗走之間。馬上坐睡。且拔刀斬土寇。此其膽氣勇壯。而大將之度量已備矣。雖庸人愚夫。皆知苟活之。則異日必起雲雨。終非鳴中物也。何況重盛之智。而有不知之者乎。縱令池尼與賴盛。固請宥之。為重盛者。不可不勸清盛除之。以絕後患也。若不聽。竊奪而殺之。其誰謂之不仁。况清盛欲殺之乎。然同池尼。固請宥之。是溺於姑息之愛。而貽後之患者。至其祈死。則誤仁道尤甚矣。何也。當時清盛。

位極人臣。勢威薰灼。廢立生殺之權。天子不與之。而已自與焉。橫恣驕暴。無所顧忌。上下忿忿。欲扶其面。食其肉。而隱忍弗敢發者。徒以有重盛焉耳。一日無重盛。則六波羅之第。忽生荆棘矣。且清盛雖暴戾。然心畏重盛。故重盛諫諍。則或納焉。於是乎天子有所倚賴。而群怨有所慰藉。是知重盛之一身。所關係綦重矣。則為重盛者。宜保齋其身。幾諫風諭。以俟清盛之老矣。及血氣已衰。其凶暴必不如曩昔之甚也。而或悔悟遷善。亦未可知也。瞽叟之惡。曰舜之烝烝。而

允若終為慈父。重盛不能出於此。感一夕之凶夢。悒悒不樂。遂詣熊野祠以祈死。歸則果沒。自是天子失所倚賴。清盛之惡滋熾。人怨弥深。賴朝無其隙。勃興於嶋中。天下皆應之。白旗所向。莫不風靡。竟使龍舟出沒大海之上。玉體葬于鱈魚之腹。而闔族夷滅。重盛不得辭其責。吾故曰。賴朝之興。重盛之死促之也。賴朝之購索于氏胤子。而斬殺之。亦重盛導之也。重盛若見其父於地下。不知其將何辭以解之。抑重盛之夢其父被誅。使其事果信。則當祈壽。而不當祈死。

也。不幸有疾，亦當徧求良醫，服藥治之。他日以身救父之誅，不得則與父同死。庶幾可以無遺憾矣。然及祈死，何乎？其意蓋曰：吾死之後，刀鋸鼎鑊，惟父所自取。重盛何愛其身之厚，而視其父愀然若路人乎？不知君子之於仁，固如是乎？幸清盛病沒，若不然，被刑戮尸諸市朝，則重盛為不仁不孝之子。故曰：重盛智勇有餘，而仁不足矣。嗚呼！真君子之名如重盛，而不免煦煦小仁者，蓋以溺於佛法故也。歐陽永叔曰：智勇多困於所溺，信矣哉！雖然，生於不淑之世，而事狂

暴之父，亦重盛之不幸也。其祈死而得之，是偶然耳。抑子厚於范文子之死，已辨其妄矣。

韜庵曰：許其智勇，不與其仁。論尤公平。其駁仁不足處，鑿口皆中窾。重盛有知，當愧脈於泉下。

○其言極簡而意極深。蓋取於林表，亦千里之遙。○其言極簡而意極深。蓋取於林表，亦千里之遙。○其言極簡而意極深。蓋取於林表，亦千里之遙。

○某翁號說

某翁索號於余。且今演其義。余退而撰千里二字以呈焉。蓋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義也。夫驥者。馬之取絕群。而日走千里者。方其臨戰場。飛騰奔逸。追風掣電。蹴堅陣。潰重圍。縱橫馳突。若行無人之境。而敵兵辟易。苟或觸之者。悉為齧粉矣。能脫其主於鋒鏑之下。立功於沙漠之外。不亦壯乎。及其已老。退受患養于厩櫪之間。而報主之心。未嘗一日忘懷。故及聞戰鬪之聲。金鼓之音。跑地而人立。奮鬣而長鳴。其勢

凜凜然。如將橫行於千里之外者。嗚呼。雖體力已憊。羸勇猛之氣。則無有異乎疇曩矣。是其所稟乎天之氣。英雄老而不衰者如此爾。世之為士者。執志勵節。磊磊落落。不撓不屈。老而益壯。欲盡忠於國家之難。馳志于千里之遠。亦當如此驥也。然而今時士風。壞敗。萎蕭不振。加之大抵不學無術。於古今治亂興廢之事。茫乎不辨。是以感激之氣。蕩然掃地矣。駑駘自甘。尚何望千里。少者猶然。况於老者乎。其所謂老而益壯。志在千里者。余獨於某翁見之。翁年耳順。體健

氣剛且好讀史飲酒方其已醉而評論古今英雄豪傑事業霏霏然如鋸木屑至於忠孝義烈之事蹶然起立奮袂扼腕大聲歎息有足使人感動焉者蓋其平日所抱負之氣勃勃發露而不可掩也余之以千里為蹄其誰謂之不可翁今而後彌矍鑠若馬伏波據鞍顧眄廉將軍一飲斗米被甲上馬而忠憤之氣躍然馳於千里之外者豈不可庶幾哉遂舉此說以問翁翁莞爾而笑曰是可以為吾蹄也

小竹曰章法凜然抑揚頓挫皆備而渾渾數百言

亦有一日千里之氣

雙松曰結段尤雄偉翁之為人可想方今亦有若而人奇奇

笛浦曰壯哉翁壯哉文

誠軒曰魏冰叔集中五七言古今體皆有伏櫪一題命意各壯此篇可相表裏

渡邊生名說

渡邊生從遊余者久矣。一日問名于余。余命曰名龍。字尺水。蓋取諸尺水生龍之語也。生曰異哉。一尺之水而能生百丈之龍焉。取問何謂也。余曰。有小池于此。其深僅尺。一旦波浪暴湧。黑雲蔽空而下。當此時。龍出水乘雲升天。此謂尺水生龍也。然而其實非尺水能生龍。蓋龍潛匿于尺水之中。而能變化焉耳。不獨能潛匿于尺水之中。又能潛匿于寸石之中。嘗有一農夫折薪。其斧誤觸石。忽然霹靂大震。有物破屋

留浦曰。行文變化殆有猶龍之歎。雙松曰。以古之戰鬪比龍之變化。而文亦變化。有法留浦評猶龍之歎。真不虛矣。

而去。蓋石中有龍潛匿焉也。夫一尺之水。徑寸之石。而龍能潛匿其中者。以其能變化故也。苟龍而不能變化耶。与蛭蚓何擇。况人萬物之靈。豈可無變化哉。人而無變化。与木石何擇。昔源廷尉之發戰艦於風濤之中。襲平氏於八島而殲之。此非廷尉之龍變於八嶋者乎。竒正互用。屢戰於川中嶋。以爭雌雄。此非甲越二將之龍變於川中島者乎。乘風雨。潛軍踰山。出敵不意。突其中堅。斬其將者。織田右府之龍變於桶狹也。單騎發岐阜。疾馳至柳瀨。与北兵戰。大破之。



祭帆足先生文

豐浦曰文氣質  
實真吾黨之語

維年月日門人中村和謹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  
故帆足先生之靈。吾師生奮木家取齒執務瀉  
笑并蛙齡甫釋象聞一知二智識日明夔出倫類比  
及弱冠慨然東轅遊京之都問道淇園議論不合辭  
去其門遂至浪華師事履軒履軒奇曰德業必尊以  
幾歸國膏油繼晷朝蠶暮鹽宛如寒士上則天文下  
則地理經史百家皆納腹裏不飾文具秃筆素几破  
硯一枚是而止矣綴屬文章思如流水辭致古奧韓

訥堂曰讀入學  
新論而知此數  
句不溢美

當浦曰一字一  
淚

範柳軌生徒負效來自遠迹一朝秉政力定國是擢  
拔人材獻替可否朝野感戴建祠祭祀忽焉請老隱  
居山中結茅臨澗廣劣五弓野菜麥飯知足自豐吾師  
嘗致書云山中無他物  
野菜麥飯生計畧足奉別已久欽慕轉切頃賜手  
函且感且悅薰沐拜誦言言金屑唯道老夫得疾疲  
茶遠寄此書與汝永訣余則以為吾師繆說今朝何  
故魂驚心結訃音果至五內如裂余也不幸千里羈  
官堂不與歛野不送棺西嚮慟哭泣血闌干初余在  
門放縱自適吾師寬假不太譴責嚴定課程懇懇誘



掖。此其胸宇。豁達洞闢。與世儒先。一切督迫。不少怨  
入。天地懸隔。今也師亡。追憶疇昔。致誠敘哀。以吊靈  
魄。嗚呼哀哉。尚饗。

笛浦曰。近業中。吾以此篇為魁。

又曰。自真情實境流出。何等周匝。

訥堂曰。聞先生晚年。不輕許謁見。景慕先生者。讀

此一篇。而盡其學術行誼。可以無恨矣。

士恭曰。僅四百字中。先生全豹盡露。文亦古質渾

厚。笛翁以為魁卷之作。信矣。

祭鳴田見山文

友人中村和敬。具時羞之奠。祭於亡友鳴田見山之  
靈。與予在國。居僅咫尺。朝夕往來。相視莫逆。予志  
術。吾耽書籍。誓曰。丈夫弊衣蔬食。攻苦習勞。以成其  
志。媮情幸生。有愧天地。一朝分手。萍蹤各異。亡幾相  
見。同遊北筑。子佩長劍。步如怒蹠。路人避側。屏息瞠  
目。香春名山嶺翠。白雲繞麓。攀躋至巔。倚石姑喙。時維  
季秋。風哀氣肅。木葉黃落。叫猿鳴鹿。又上烏尾名山。四  
合老木。日落山暗。石火磨鍊。點足寸步。恐陷深谷。僅

韜庵曰。志氣激  
烈。宜其能成一  
名。嗟如世上。媮  
情幸生者之多  
何。

得下山。忽覺枵腹。殆不能興。飲泉手掬。會有馬夫。惠以餅肉。遙認燈光。至農家宿。主人慰藉。煨芋烹粥。同食就寢。展脚睡熟。翌抵霸臺。狂覓武人。比試劍術。子劍有神。林靜風疾。莫不遂巡。吾仕水口。子之江戶。途叩弊廬。如早得雨。把臂道舊。互忘賓主。吾遊江戶。訪子淺草。賀子益壯。喜吾未老。觀瀑王子。汎舟隅川。洗觥酌酒。舉網擊鮮。都下劍客。何止百千萬口。一聲皆稱鳴田。吾聞之喜。如狂如顛。留滯閱月。吾輒言旋。送吾品川。大開離筵。歲月荏苒。今已十年。頃聞人言。子

豐浦曰。愚聞見山之名久矣。今讀之慨然。

客黃泉。吾不信之。以為虛傳。且曰見山。筋骨鐵堅。雖有疾病。不藥必痊。訃音忽至。如夢茫然。良久乃悟。物之難攀。巍然不動。莫若於山。地一大震。山為之圯。則巍然者。亦不足恃。嗚呼見山。如山崢嶸。勇武絕倫。實為干城。子之在世。感慨淋漓。剛強有守。未嘗伏雌。尤重然諾。拯人急危。不冒仕官。峻標自持。諸侯爭延。待以賓師。獨所惜者。不生亂世。提劍斬級。以逞絕藝。今也不幸。奄忽永歸。天乎命乎。泣涕歔歔。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拙堂曰。祭文中。說平生遊處。蓋本昌黎祭張署文。  
苗浦曰。見山之鐵堅。而溢焉如此。所謂巍然者。亦  
不足恃耶。一則疑之。一則慟之。

書日本史後

吾人讀書。曰作者人品。敬惕自異。其人非君子。而其  
書說閑話。則醉卧涼覽。以為睡媒耳。頃閱大日本史。  
與漱掃几。拜跪莊誦。蓋義公以不世出之才德。而成  
此大典。記事的確。立論正大。非世之儒生文人。徒以  
著作自任者之所得。而髣髴也。賴山陽書贊。數後曰。  
義公以英雄資。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逞於史。山陽  
以豪傑才。不用於時。著日本外史。以自逞焉。故能出  
斯言。真足以盡義公矣。細野君好學。本藩罕覩。前是

翰庵曰。可謂山陽知己。

祇役東都。以公餘手寫此書。全部百六十卷。分為六帙。裝釘亦出其手。強有力之人也。但以浩卷巨冊。不免時有魯魚。使余訂正。且索跋一言。余不自量。管見所及。間正誤字。遂書數言於後。嗚呼。他人徒知務騰寫。而不能擇所寫。細野君特眷眷殫精神於此書。非由仰慕義公之為人哉。君可謂知所擇矣。

昔誠軒曰。讀其書。尚友其人。嘗聞其語。今見其人。

吾人前書曰。吾人前書曰。吾人前書曰。吾人前書曰。

吾人前書曰

○跋碧筠百絕後

余常思一見詩所云愷悌君子者而未得也。前此鴿爪偶印勢州。遂訪于莫於若松。談論累日。予莫為人溫柔謹厚。遜挹自牧。余不覺心醉焉。以謂愷悌君子。豈斯人歟。已別書問不絕。時贈以其家醞。頃遊京師。途見過訪。出示此卷。求跋尾。余一閱之。其詩無有嶮怪奇技驚人者。而馴雅清艷。自有可愛者。此其溫柔謹厚之德。發而使然也。余於是乎。益知其為愷悌君子也。至其家醞。勁烈特甚。雖好飲如余。不能過一升。

管浦曰此一段  
勇割更妙

比之於子莫溫柔謹厚者不啻冰炭是為可怪耳。  
小竹曰結一轉得小文之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余頃日鬱抑不樂。亂抽架書讀之。偶得深草元  
正所書壁語。頗有所適意。遂把筆戲以漢字譯

之。伴萬溪以元政壁書為後  
人偽作不知果然否

非好為僧而與世相背馳也。所以難髮者以其懶於  
梳沐耳。以竹為柱。以茅葺屋。優遊坐卧于其中。誰謂  
之不可。獨怪奔走於名利之途者。目不能覩芳野。花  
偶聞鶉聲於深草野。唯思炙而啖。營營柶柶。無得片  
刺之安美。非獨人為然。雲之出山。猶忙於催雨。塵之  
呼北。不擇音而鳴。我之所以靜而安者何也。不願生

誠軒曰唯流徒於極樂是以失足於地獄人事每所目見譯得痛切  
小竹曰不笑句作不笑歲之甲子則不知已之年齒也如何與原文不合乎  
前以死日句作不喜於生之始則生之終也何憂如何

於極樂則無隊於地獄之患。以死日為生之終。固無所憂矣。籬落之類。廢附之自然。觀無私之月。于破牕風雨淒然。輿情所同。吾豈獨無聊。有釜一脚。非不可炊。粗飯也。金衣公子之弄音。非不使襤褸之人得聽也。以可睡之目而睡。以可步之脚而步。不有所覺悟。則無可遺忘之事。不算已之甲子。則不知其若干也。以此心處世。嗚呼。不亦樂哉。

小竹曰。覺世之辭。喚醒人。

拙堂曰。元政有歌云。朽果奴。猶折口者。問人乃心。

耳加口。留谷濃茶橋。余嘗拈出之。喜其高尚。配於石犬山鴨川之詠。

笛浦曰。是一部之鶴林玉露耳。

栗園文鈔卷之二

門人

淡路田中寬子簡

校

平安宗

保子定

